



直菴集
四

問答

~16
1009
4

美十



門八 16
卷



直菴集卷之七

問答

上厚齋先生

斬衰麻絞之說曠於禮學茫無所見而妄發猥瀆終未覺悟其僭汰之罪不啻千里之流血矣第攷儀禮經喪服曰斬衰三年衰裳經帶冠屨者注曰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按此只言斬衰兩經及帶之皆用苴麻而已未嘗言其變除之節也又云齊衰以下用布以明惟斬衰特

直者集 卷一
用苴麻之意則於此不可求得至練變布之文也又禮記檀弓練練衣黃裏縗緣葛要經繩屨按此始言小祥變服之儀而未嘗言絞帶之有變則於此亦不可求得至練變布之文也又間傳曰斬衰三升至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四股此帶卽要經期而小祥練冠縗緣要經不除按此備言虞卒及練變服之詳而只說衣冠之用練要經之不除而已未嘗舉論絞帶之亦變則於此亦不可求得至練變布之文也又雜記曰三年之喪旣顙按此所謂顙卽下文葛經之代用者而只及於經未嘗

及於絞帶則於此亦不可求得至練變布之文也又朱子家禮小祥條曰陳練服按此但言練服之當陳而絞帶仍舊無改矣於此亦不可求得至練變布之文也古今之禮莫尚於儀禮禮記家禮而三禮之中皆無至練變布之文而變布創制肇自賈氏公彥歸宿於瓊山丘氏而寔有未曉然者蓋斬衰之絞帶與齊衰以下絞帶制度自別故喪服特言其別不啻嚴截兩經及杖皆以苴爲之絞帶亦用苴麻以象大帶與革帶者也雖以義意推之初喪旣用麻而練後改以布則一喪服前後之間斬齊混用旣似無謂而况

絞帶既要經之類設令變之當隨要經而或變爲葛則猶有其義矣何故較衰裳以視其布而改帶耶此固決不然者且以賈說究之其說亦自未通賈說初曰苴麻爲首經要經又以苴麻爲絞帶絞帶要經同用苴可知云云既知絞帶與要經不可異之而終曰但要經至虞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公士衆臣爲君服布帶又齊衰以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是其自鹵莽矛盾而無所依據甚矣夫以其所謂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九字見之則古禮之於絞帶雖虞後練後元無變改之訓自可

認取而欲變麻服布者卽賈氏杜撰之制也輕改禮訓新立已見已不可使人遽從而况其引證尤不成說所謂公士衆臣於其君踈遠微末之故自初喪服布而不是始麻終布則非所引喻者所謂齊衰以下布帶之說尤極可駭斬衰自斬衰齊衰自齊衰立服之法各有其制胡乃互援而雜用無所區別耶丘氏之不從三禮而猝信賈說者未知果出於何見而曝意賈說上無本於古經下又見棄於朱子且其爲言實亦臆度傳會而生新可疑故竊欲從古禮家禮不變麻絞爲是而賈說在所不當用也且得玄石先

生答崔文叔書中絞帶變布非古禮之說而益信淺見之不謬蓋賈說公士衆臣云云固不可爲子爲父臣爲君正服之證而又引齊衰之帶借以用之斬衰之服極涉不當未有所執故見非見黜於後來者如許矣今玄翁說儘甚分明則尤翁說不待有無而可決矣伏乞更加裁量詳細回教以祛昏滯之見千萬至望

前賜別紙所教圖式曰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爲之云圖式未知爲勉齋黃氏所撰定者而變麻服布一款豈引賈說以備參攷而編入附見耶抑以爲

不可不用布而立爲定制耶黃氏雖欲如此在今安可弁髦古禮家禮而俯就圖式乎而丘氏儀節移用於小祥者又未知出於何意耶後賢雖有以爲是者復豈若朱子不言所變之爲簡當無疑耶大抵曝意喪服各有其法一喪服前後之間豈容始麻而終布紊亂混淪無所分別耶設令變之又宜麻以麻變布以布變何以前麻後布使名物易置耶以曝所見自古經至朱子旣皆不言所變則朱子所謂禮旣無文只當自如者可爲不變之證爾常見好禮之士又至小祥不變初喪之麻絞或勸其或以葛或以熟麻改

正者集卷七
帶而亦不肯從曰朱子不言所變何敢妄自擅改耶其固執於善有足可尚者矣如何如何苟有可以證誨者一一辨示以破蒙昧幸甚

先生寄仲禮書所引間傳曰斬衰三升至虞卒哭受以成布者可見初喪衰裳至虞已變矣然則檀弓練下注正服不變者卽指此虞後衰裳而言之教誠爲至當惜乎千古無人領會到此也蓋正服者衰裳之稱而衰裳已於卒哭之時變其三升而受以成布故至練不再變而只變其絰也若無虞變則練時正服固當變之矣今日朝家節目不察此意而遂仍

初喪極麤生布則雖違禮意旣其如此則絞帶以麻仍之而已何故別求生布耶當變之正服不變而當仍之絞帶不仍者直是不可知者矣如有收議之出則先生不可不以此校正之矣但未知間傳檀弓立文之先後如何耳夫絞帶本無所變之文則元無可以生布練布擬議之故矣冠纓及武之小者尚以麻而改之則絞帶之大者尤當不變雖變惟以麻而決不當以布矣如何如何

上厚齋先生

儀禮家禮本宗五服條父爲衆子不杖朞此是聖

上今日之服也為夫黨服條為孫大功無長眾之別
此是大慈殿今日之服也為姪不杖朞無適介之
別此是小慈殿今日之服也上於世子既為眾
子朞年之服則有適子則無適孫大慈殿自當服
眾孫之大功世子是景宗之姪則小慈殿自
當服姪服之不杖朞攷諸古今禮律只得如是而已
此外別無可講矣中庸曰喪服自朞以下諸侯絕大
夫降夫眾孫大功姪朞是旁朞也而其所不絕焉者
為有繼體傳統之重也此義至明無所疑晦而自
上既欲如是定行矣不幸被鄭台齊斗之誤改而違

禮誠極慨然先生為有辨破文字可令來世後生不
終迷於謬說欽歎曷已

伏詳先生所謂繼體之義與昭穆之序不同繼體之
義不為不重而昭穆之序不可紊亂者實不易之定
論其引歷代典禮及朱子論祧廟劄子以證者尤為
的確允當不容改評矣今日邦禮只以今日稱屬揆
之有可一言立辨者聖上自潛邸陞貳極時已以
世弟為稱此其兄弟稱屬不容變易故其於即位以
後稱景廟以皇兄稱肅廟以皇考此固世弟為
稱之一般名義也傳曰事亾如事存此理甚明矣

聖上既爲子於 肅廟爲弟於 景廟而何以 世子乃以 聖上之子必爲孫於 景廟爲曾孫於 肅廟耶帝王家誠以繼體爲重謂有繼體之義云爾雖以叔繼姪以兄繼弟義同父子而分則君臣故有上下之等豈真以叔與兄爲子而姪與弟爲父耶由茲以觀則子之子不以繼體而變爲曾孫弟之子不以繼體而變爲孫之義可以知之矣試以 本朝故事言之 太宗建儲在於 定宗之世而時爲 太祖以上王在上故雖稱世子焉而 仁宗初年李文元公之請定策 明宗也則有封爲世弟以係國本

之說文元必有所攷而爲此說矣 聖上世弟之稱實引此說而論定者則何以生時稱屬則 聖上於 肅廟景廟以父子兄弟而處之而喪後服制則 世子於 兩慈殿以孫爲曾孫以姪爲孫而處之耶先王制禮立五服之制者只從本然稱屬而爲之依據定行而已鄭台之今此變其稱屬降其服制而不覺其歸於倫常之紊亂者誠甚無謂矣

蓋嗣君之爲先君服斬衰雖兄繼弟叔繼姪只得如此而不敢更變者帝王家以君臣相處不但以父子相處故其爲斬衰主行臣服君之禮而如此也此下

直齋書目卷七
之所以爲上也若人君之以繼體服儲嗣勿論其子之適庶與或姪或孫以本服講行者帝王家本絕不服旁蕃而其有繼體傳統則服而不絕乃爲體統之故矣此上之所以爲下也難以今日服制而言上於世子以衆子而爲其爲儲嗣故猶得服衆子之服是於衆子猶得服衆子之服則於孫當服孫服於姪當服姪服豈非一串可貫次第可通之義耶

先生此文字本天理合人情深得禮義宗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不有此文字鄭台誤禮之罪何以見露於今與後耶惟其起頭以邦禮誤定始辭而不言

所誤之爲何人此是傳後文字後世誰知其爲鄭台所誤耶曝意初頭以鄭台姓名據實直書以彰其罪矣如何如何年前朴令鳳齡之誤 端懿服制先生以收議辨斥其謬妄之罪可以有辭於後世今番鄭台之誤 世子服制只以私議論斥其非違而已無以上達 宸聽此爲可恨且歎矣

上厚齋先生

前書去後曝又攷得程子胡氏二說可爲盛議之證據而辨破鄭台之舛錯者茲復追陳禮記祭法論祧廟註陳樂叟問祧廟如何程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

武之廟永不祧所祧者文武以下廟也又問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不妨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按此程子之意以遂不祭祖為非以只祧得服絕者為是則蓋謂兄弟四人不可計世各自為代故雖皆自立廟廟雖多不妨而祧則不得以祖為服絕者而祧之也此義起之論也若如鄭台之說則太伯四兄弟各自為一世而計之遂有以祖真為服絕而不祭之事矣極是惶恐矣又考春秋躋僖公註胡氏曰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

僖嘗為臣閔嘗為君以臣紹君猶子繼父故廟坐僖次閔下又曰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也按此胡氏之意以不得為父子為定論以以臣紹君猶子繼父為譬喻則蓋謂兄弟相承不可以父子之倫勘處而定為昭穆之序也此理到之論也若如鄭台之說則僖公以兄遂為閔公之子閔公以弟遂為僖公之父矣極是皇恐矣天下寧有如許倫紀哉又程子說實為朱子說不可強析之張本其為證援於盛議者尤似有力矣

近聞鄭台所定邦禮蓋引

明宗大喪

恭懿殿服

制爲据云而姑未檢者矣伏承日前致示退溪先生與竒高峰往復書極以爲幸第於曠意此事欲辨鄭台則須是先辨高峰矣 仁宗初年李文元公請明宗定策時以封爲世弟以係國本爲言則此朱子不可強析之意也 明宗禮陟退溪議 恭懿殿服制以嫂叔之服爲定則亦朱子不可強析之意也然則退溪之定以嫂叔之服者本自直截的確不容移易矣以此往復書攷之高峰問曰竊聽羣議以 恭懿殿無服之說爲出於先生云其意如何曾見思菴仍閱手記尤增皇惑孟子有言諸侯之禮吾未之學

云云今豈宜以士庶人一家之禮擬之於國家事而斷定乎參商禮意決無無服之理甚欲博參諸書以丐證正退溪答曰朝廷禮制逋外微臣非所敢知會忝厥職不免與同僚議及一二今以來詰茲復略布當日謬意無服之說諸侯典禮固無攷据只見儀禮君爲臣服圖及天子諸侯絕旁期圖而推之諸侯雖絕兄弟之朞而不服若弟是繼體則必爲服朞者推適孫適曾孫適玄孫皆服朞而知之也旣不以弟爲子而兄弟之名猶在則嫂叔之名亦不可改古禮嫂叔無服故如用古禮則謂宜無服也今謂混以士庶

直隸書影卷七
人一家之禮上擬而斷定恐非本意也然若謂嫂叔之間以繼體義重不可不服則恐當用家禮小功之服不必避家禮而初為汰哉無據之服也按此退溪之意以兄弟之名猶在則嫂叔之名亦不可改為言而欲用家禮小功之服其不因繼體之故而嫂叔變為母子者十分明白矣高峰又曰禮家以兄弟傳國便同父子則其服固斬衰以類而推則為兄后服齊衰三年而兄后之為之也亦齊衰三年也後世兄弟相繼雖不各為一世而皆持繼體之重服不以兄弟之本服為之服也宋太宗上繼太祖雖行易月之制

實服斬衰三年徽宗嗣位哲宗實神宗之子而為哲宗服重衰高宗為欽宗亦然此則兄弟相繼共為一世而服則為繼體之服也東晉康帝為成帝杜后過暮猶素服宋高宗為隆祐孟后以繼體之重承重服此則為兄后及叔父之后亦持重服也又曰儀禮喪服齊衰三年章母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父母為長子三年以其當先祖之正體而將代已為宗廟主也若天子諸侯雖非正體而既已承統為宗廟社稷主則父母之為之也斬衰三年可知也退溪又曰豈有不止於暮年之理按

此退溪之意本欲不變嫂叔之名而以家禮小功為合用之服其於高峰母子之服不以為是而於其強引齟齬之古語以證迂濶之已見而執拗張皇者不欲與之力辨其云豈有不止於暮年之理蓋謂設用高峰之論而三年尤為無謂云爾蓋上文退溪以為第是繼體則必服暮者推適孫適曾孫適玄孫皆服暮而知之又以為嫂叔之間以繼體義重不可不服則當用家禮之小功不必避家禮而躬為汰哉無據之服也此見退溪本意只以家禮小功為 恭懿殿當用之正服而以高峰母子服為汰哉無據之服也

惟以是時退溪既歸在鄉無如橫議何不復與較爭而置之耳是則高峰之說見棄不見用於退溪矣請為退溪代辨高峰之誤可乎按儀禮所謂為長子斬衰三年通帝王家與士庶家而行之其所行之者必以其有正體於上將所傳重二者也兼此二者而後方可服三年若正體而非傳重或傳重而非正體則不得服三年此禮經之旨也不但帝王家為然雖士庶家亦莫不然豈有如高峰之謂帝王家則不計其子之為正體與否而只以傳重為主必服三年而推而至於兄弟亦有傳重則必以三年為是也夫據禮

經則雖於子之傳重而非正體者不為三年則弟雖傳重固非正體何得為三年耶兄不得為傳重之弟而服三年則嫂何得為傳重之叔而服三年乎服弟之替服叔之小功是旁替之當絕者而為之服而不絕者以傳重之故也繼體之重其義在是而不須別討矣豈有如高峰之謂為兄后服固齊衰三年而兄后之為之也亦然為是也退溪之還他嫂叔名義正當而高峰之喚做母子倫理乖舛固不可以嫂叔為母子則誠如高峰所言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亦將兄之所不降嫂亦不敢降也兄為服弟之替則

嫂為服叔之小功自是推類會通之禮意也烏得不倫之母子擬之而以無據之三年服之云耶至於高峰所引宋諸帝之為其先帝先后服則與此不可比論夫嗣君為先君斬衰三年鐵定不易雖叔繼姪兄繼弟只得恁地而無他者此非只以父子等視故為然實以君臣相處故如是也禮家所謂兄弟傳國便同父子者者此便同二字則其非真為父子而以臣紹君猶子繼父云爾以臣紹君猶子繼父故其服必斬衰三年而無問於其本固稱屬之如何宋太宗之為太祖徽高之為哲欽高宗之為孟后晉康帝之

為杜后豈容不服斬齊耶然而太祖之於太宗哲欽之於徽高孟后之於高宗杜后之於康帝若及哭其喪而講行繼體之服則必以弟服姪服叔服而為之此因傳重非正體而可知其然又因不絕當絕之旁朞而可知其然顧何以為其證乎竊觀高峰亦實和兄弟之不各為一世而乃於服制為此傳會杜撰之論直是不可曉者不如退溪以嫂叔斷定之為至明無疑至正無弊也若今日鄭台之改考為祖改祖為曾祖改姪為孫改孫為曾孫之禮又非高峰之意且是古今禮書所無之意其為駭妄不韙甚矣抑以已

亥服制尤菴先生議論觀之 孝宗大王為 仁祖大王傳重之子而尚拘於正體之義謂不可服三年則可於傳重之弟而為之三年乎高峰之誤於是益著而鄭台之謬恰是皮不存之贅見也未知如何彼執鄭台只成就得許穆朴鳳齡脚底傳法而已可哀奚足道哉

上厚齋先生

太極圖實是一部易書之總論其猶大學之有經一章也而若其名義議論則未嘗純同焉易則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太極圖則太極動

靜而生陰陽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是豈易以數言太極圖以理言故其旨自不得不異耶
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而萬善之本也至孔子其說始具而散出間見無所備論至孟子始類聚並說若文武以上諸聖人則未有語及之者豈由仁義行故無所事於形諸言語文字耶獨易之文言書之仲虺之誥並舉而歷言矣周子太極圖仁義則直言其本面名義而禮智則揆以中正其故何哉
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兩句語意朱子以爲本於孟子浩然章氣體之充也志氣之

帥也之說是誠然矣若言其功效極致則中庸致中和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者卽亦其事也然帥字有主宰之意而何以不曰心而曰性也此爲不能無疑也

孟子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註語恐以人物異體者言之而未說到本原矣中庸天命之謂性註語恐以人物一本者言之而未說到萬殊矣未知如何且念性隨在人物氣質之中故曰氣質之性非此性外又別有一種氣質之性也所謂本然之性亦只就此性不兼其氣質而言也是以善反之則天

直齋集解卷十
地之性存焉惟物則不能反焉於此可見理同氣異之故耶

朱子答林德久書曰知覺所以主此理行此情也以此文義究之主此理者未發境界而行此情者已發境界也曠嘗認知覺爲發後物事豈誤認耶伏幸辨教

朱子又有未發前亦有知覺之說意者見聞便是知覺之事徒其見聞而此心未及發則是可謂未發時知覺否然中庸以不覩不聞爲靜則見聞亦似涉動然則其於未發時終言知覺不得否

權度二字始見於孟子而朱子以心當之然而每者有以心度心之疑何以見得說出則可無此疑否中字只是未發底大本然而亦有當就氣質者當就道術者當就行事者朱子亦有狀性形道不同之說矣然氣質道術行事上面其大本則無乎不在如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則栗谷先生合至善與中而一之者大有功於前聖後賢矣如何如何孟子論五倫中庸論五道而獨不及於師弟或謂當統於長幼或謂當統於朋友第念師弟大分不宜附論於他處禮記別立三本之訓與君父等當爲萬世

不易之典矣如何如何

性者只是理墮氣質中之謂也在人如此在物亦如此而本然之性者指其理之本體不雜乎氣而言也氣質之性者指其理之落在氣質之中而言也張子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所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朱子所謂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者此不雜乎氣而言而本然之論也張子所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性是氣氣是性朱子所謂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者此指落在氣質之中而言而氣質之論也夫在

天曰理在人曰性此程子性卽理也之說所以見得
人所未見說得人所未說而爲朱子所歎服者也自
天而賦與也其理本無差等豈嘗厚於人而薄於物
也惟人物之稟受也因其形氣之不一故其心有明
暗之殊而其性有偏全之分也仁義禮智自是性之
本然理之實體人固得之而物亦得之是可以見萬
物之其始一原而不以人豐不以物嗇也惟人也氣
得正通而心爲靈明故能全其四德而有四端之發
物則氣得偏塞而心爲昏蔽故四德不是不具而若
全無焉者雖具之而爲氣所蔽然矣是可以見萬物

直齋集 卷七
之其卒異體而人自爲人物自爲物也由是而言則
本然之性人與物無異而氣質之性人與物不同也
禽獸之或明於父子之愛君臣之統者難誣其無仁
暨義矣但其不能克己復禮以做仁從善去惡以行
義則固坐其心氣昏暗不若人之通明也然烏得謂
之元無本然之性乎若云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
然之性人獨有此二性則果可成天理之造化耶所
謂氣質之性非與本然之性有彼此之別也只指其
落在氣質以後而有多少般樣者也苟若初無本然
之性則這氣質之性又何從而得名也此其理致素

明無可疑者而近來遂菴以氣質爲主以爲人性獨
全而物性專偏故人具五常而物不具五常至其門
人所以爲說至有着理處着性不得着性處着五常
不得之語輾轉訛誤紛紜不止曠嘗爲之慨然矣性
字看得未易精說得未易明而前稟兩段說旣其發
得太早恐其多少差舛乃蒙肯可之教伏以爲幸第
於人物本然氣質之辨有未悉淺見之曲折者故復
此覩縷以陳更乞明垂剖誨如何

心之形體下示所引方寸之間間字似指是心空虛
之地而言以大學或問朱子所謂方寸之間虛靈洞

直齋集 卷七
澈萬理咸備云者推之恐不主形體而言蓋心者氣之精爽而化氣則自然又靈能該貯得理其理是太極其動靜是陰陽者乃朱子之說也若其神明不測發揮萬變正見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十分真實底名義也只當認得體用動靜而曰性為心之體情為心之用靜而萬理具動而萬事應而已不必並論其形體耶未知如何

夫子辭予欲無言之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以天道自居便見其與天為一孟子道不遇之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也此只聽天所命便見其與天為二於此可以看得聖賢之分否

子曰參也曾程子曰曾子竟以曾得之曾子儘似曾矣而然而曾子十六歲始見孔子二十四五歲哭孔子而其前已聞一貫之旨則儘不曾矣孟子四十始不動心則視曾子其曾似較加矣然曾子一生收束檢制處多孟子一生展拓開豁處多氣象規模似不同而然矣未知如何

程子似曾子其言大而密朱子似孟子其言詳而著有程子一兩句話自了得者而朱子動費千言萬語

以辨哲者豈其姿稟文章自有時世之異耶
朱門諸子姿稟質行不及程門高第矣而學識精粹
則徃徃或有勝似處未知其故何居

大學朱子改舊太字今讀如字而訓曰大人之學亦
謂對小子之學而稱然則大學二字蓋以道學言之
不可但以書名者如論語孟子例也當與中庸二字
同作義理名目者為是未知如何

尤菴先生嘗論明德曰章句所得乎天釋德字虛靈
不昧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分釋德之體用也玄石
先生則謂章句人之所得乎天所謂人者人身也心

也所謂天者天命也性也即明德之本原所由立也
所謂虛靈不昧者心也明也能得其虛靈不昧者性
也德也就明而德已在中即明德之全體定名也所
謂具衆理者性也未發也所謂應萬事者情也已發
也即明德之體用所以備也竊以淺見攷之尤翁之
說精切明白而玄翁之以心性情合而釋之者尤為
完備恐當為定論未知如何

明德固是人之所得而或為氣稟所拘人慾所蔽不
免於有時而昏者即指衆人也若聖人則全體便是
德無不明固無可疑矣如論衆人則章句所謂因其

直學集卷之十一
所發而遂明之者當以何事釋之而可也小註朱子以惻隱羞惡之有時發現證其所發而明其本體之不息此固然矣曝意若致知之言因其已知而益窮誠意之言實其心之所發者此其已知與心之所發便可當此所發之境而益窮與實其之語便可當此遂明之功也方見遂明二字通明之之端與明之之實以言也蓋明明德之上明字該得格致誠正修五字而格致誠正修五字只爲完得一箇上明字者也未知如何

新民與明德雖有在已在人之別而其爲工夫節度

則似無彼此之異章句所謂推己及人者不過推吾之所已明者以及于民耳其新之之道只因明之之事只是使之各致其知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孝其親各悌其長而已而其次序則自齊家而治國自治國而平天下也蓋新字該得齊治平三字而齊治平三字只爲完得一新字者也未知如何學者於明德工夫都從已發致力如四有之察其病痛五辟之戒其偏係皆從心身之用處而下工夫焉然則大學本無未發工夫矣至若新民之於明德既有本末之序而齊治之事皆爲推行則其爲工夫無

非發後擴克也未知然否

至善章句釋以事理當然之極而小註朱子又言其為道理十分盡頭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然則止字用工又當以無過不及為主所以未至要必至既止要不遷未知如何

至善固自在而人患不知故須用知以識得此知止所以必賴格致之功識得當止之地然後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若意所當止之在於誠心所當止之在於正身所當止之在於修既識得識底正底修底定理一一有下落處於是此志方有定向而心不妄動隨

處而安以至處事精詳得其所止矣推去前面齊治以下莫不皆然所以朱子於知止謂以工夫而於定靜安慮得謂無工夫有次第只其效驗之自然相因而見者也此其識得為格致之事而誠正修齊治為得止之事也未知然否

正心之心章句以身之所主為釋而朱子又曰心是指體言又曰心該動靜於是後儒如蔡虛齋以為心統性情如何不兼動靜因謂大學正心者靜亦正動亦正而專是尊德性工夫所謂存心也第念八條工夫皆主用而言而雖正心之傳亦只說得念懼憂樂

直齋集 卷七
四者皆心之用也蓋心之未發時全體湛然本自至正而到已發後病痛始見方可察而正之耳所以工夫只在動處用處而虛齋恐未照勘到此朱子指體與該動靜之說是對意字而言心字故云然恐不必爲虛齋之證否

誠意之意章句以心之所發爲釋而朱子又曰意緣情而後用也此非釋夫意字千古定論耶栗谷先生專主此訓聖學輯要及答牛溪書發揮儘博矣第竒高峰以胡雲峰說爲非常醜差而曝意雲峰說非遠朱訓而發也其曰心發爲意性發爲情正與朱子所

謂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遂通情也因所感而計較意也之意未見其參差夫心性非有二本情意不是兩歧而其所從來有發於心發於性之道則當以所主而言者爲主不得不如是說得也以此推之恐不當獨詆胡氏也未知如何

且此誠字之義章句釋以必自慊而毋自欺也至於傳文章句又言快足於已不可苟且以循外也快足於已者是必自慊之意也不可苟且以循外者是無自欺之意也經傳註意上下照應無可疑矣後儒得出於善三字欲改必自慊而代之其意蓋以自慊

直齋書錄解題卷之七
合爲母自欺之後效不可居先云而其實有未然者
意有善惡則爲善去惡而其心自然快足其心快足
則便是母自欺而無可以先後次第論者而况一於
善三字與實其心之所發語意架疊朱子立言之體
似不恁地所謂後效之居先與文義之合併未知孰
爲得失而終恐章句所主之意有不如彼者矧以經
傳叅攷而脉絡分曉未知如何

孟子嘗有言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說蓋本諸大
學經文之結語則此不可泛過也但此節之爲經文
結語果取何義耶抑大學終條理大規模乃在絜矩

之道而斯言也實爲絜矩張本故早已附見經一章
之末以相照應耶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者此其靈字從虛靈中得來知
字從知覺上說出非虛無以靈非靈無以知知之於
人心爲主宰運用底物事而於大學工夫過半矣第
此知字是大綱說未說到下工夫處蓋與上文欲致
吾知之知似是一般必至下文因其已知之理而益
窮之然後方是已知也方是下工夫處也下工夫處
專在益窮之以求至其極矣未知然否

卽凡天下之物者卽之一字方爲用功之地而凡之

一字便見所包之廣否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者以其益窮之云而知此已知之知姑有未盡不可與莫不有知之知作倫何者莫不有知之知卽指吾心統體之知豈可與方窮物理之知同其界限哉是以沙溪先生嘗有體用之說以人心之靈下知字爲體以莫不因其下知字爲用蓋已知乃不過知有父子君臣而已益窮乃就上而究其所孝所忠之理而只以一物之理當之觀其上又下莫不二字而知其如是矣若以此知字看做統體本然之知則恐終有窒礙處沙溪說於是詳密矣如何如何

補傳知字四見而不無大小之分體用之別同異之辨焉欲致吾知之知與莫不有知之知同主體統而說此其大者也其知不盡之知與因其已知之知同主知之用功而說此其小者也先從已知之零碎積累處窮究然後終必貫通於莫不有知之遠大會通而得觀昭曠之原矣此其上二知字與下二知字所以異者也蓋上二知字之不可擬於零碎用功及下二知字之不容議於體統限量者審矣未知如何沙溪先生以徐孤青善惡乃意之說爲非而曰好惡謂之意也善則誠實好之惡則誠實惡之也尤菴先

生從之曰本文既以好好色惡惡臭釋誠意則必如
沙溪之言其義方通玄石先生以爲孤青之以善惡
論意固爲失之沙溪之直以好惡爲意亦恐未安好
惡是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意是乃好善而必欲
爲之惡惡而必欲去之之謂以或問所謂好善而不
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
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反有以長乎其惡者質
之其旨甚明蓋沙溪直說好惡是意者欠此意思故
玄翁不得不以情意之辨辨之耳尤見其精密矣未
知如何

小人間居一節乃誠意之反而置之章內中間者承
上文言其自欺之情狀而起下文明其毋自欺之張
本也小人爲惡於隱微之中詐善於顯明之地尤是
自欺之甚者也然雖幽獨之處若其指視之衆其嚴
如此則欲掩不得而閉蔽難久也所謂誠於中形於
外是謂實有惡於中則必形現於外蓋其終不可蓋
覆遮護得也

正心之心專以心之用而言爲是蓋正心者正其不
正也若心之體鑑空衡平本自至正又何待於正之
乎惟忿懼憂樂等用處或有不得其正者故須另着

工夫以正之耳未知如何

絜矩側地兩圖朱子嘗曰上下前後左右做七箇人來看若以此意看此兩圖則方始分曉蓋畫地以圖而示人則上下前後左右不得排鋪於一圖故爲此兩圖使之合者側圖則當豎着地圖則當橫着而以側圖豎立於地圖中間而見之則側圖前後與地圖前後合而並側圖上下及地圖左右與已恰滿七人方正之形宛然而成矣未知如何

中庸天命之性似是專言理也氣雖包言于其中說理意緊而說氣意緩說理意大而說氣意小重在天字與理賦二字不重在陰陽五行與成形字先下陰陽五行與成形字者所以言其以此陰陽五行乘載得天理而成形之後該貯得天理也是其立言理爲主而氣爲客理爲內而氣爲外矣且此性字是天理本然之性也蓋此性字乃爲道字本原而說則充見其爲天理而已以下文率性之道溯而求之率天理之性方可謂之道而率氣質之性不可謂之道則其專言理之意不啻明白而或者有以天命之性爲兼氣質而言者似失子思立言朱子辭釋之旨也且所謂率性之道此道字本具性圈之中而初非性外之

直齋集 卷七
物故循其性而卽謂之道而有不容人爲用力之可待矣然則道卽理也理卽道也不可以工夫擬於循字必至修道而有所品節方謂工夫而所謂修者品節者只是遵其性之所固有因其道之所當行以爲防範維持而裁其過不及之差則是知修道者所以品節其氣稟過不及之差而合乎道復乎性也方見氣質二字始見於言教之時而無與於言性道之時矣今以天命之性混氣質而言者果爲謬矣又以率字與修字做一樣者而同作工夫說者亦不得爲是矣未知如何

首章言中和自二章變和言庸至于三章皆論中庸而自四章變中庸言道矣然此道字訓以天命之當然中而已則中和中庸二中字其實不出於此道字圈內也然而此道字旣曰中而已則似兼動靜說而只言無過不及而不言無所偏倚者豈以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實各偏倚一邊故不待別言耶或此是指見諸行事處爲言而非指大本未發狀性體段處故訓詁乃爾耶

兩端者衆物不同之極致而物之不齊如大小輕重厚薄之類也以大對小以輕對重以厚對薄而謂之

兩端者無疑而至於用其中之時不是參酌大小輕重厚薄之中半折中而用之也只看其人之善惡其事之是非善在於大者則用其大者是在於重者則用其重者其又小者善而輕者是則亦用小者輕者以至於厚薄之分推類之廣亦一視其善且是者用之而已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者如斯而已不可謂大小輕重厚薄則無中而必其折半中間處始為中也且此執兩端用中朱子歸之權度精切權度二字他無見處惟孟子以權度為心此權度二字亦當屬之於心耶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菴月守也此所謂知者非真知擇者非真擇故究竟不能菴月守也因其不能守三字見其非真知真擇則章句所謂辨別衆理好問用中之事所以泛釋擇乎中庸而非有當於不能菴月守之人也故章下註有不明之端云云不明者正是不能辨別衆理好問用中之謂也未知如何

抑而強三字極有精神不可鹵莽看過抑字是略反上文之意而字是還他自有之意也其意如云南方之強不及強者北方之強過於強者皆不足言而惟

汝所自有者是所得於天賦自具義理底強也當用
學問之切以充其本量云矣所謂義理之強下文四
者之矯是已

索隱行恠是過中之事半途而廢是不及中之事然
而索隱行恠則可以賢知之過爲斷而半途而廢則
恐難遽以愚不肖之不及爲斷也蓋章句曰此其知
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執此譚之雖其行有不逮
乃是知足以及之者而不可謂之愚不肖也未知如
何且依乎中庸是對索隱行恠而爲知之盡矣遯世
不悔是對半途而廢而爲仁之至矣朱子以爲不賴

勇而裕如蓋勇有勉強用力之意而聖人安行故謂
之不賴耶然則勇者賢人以下之事而夫子分上不
容說着否且以大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之勇逐條
論定而終之以夫子事者莫是子思之意欲示人以
夫子集大成之極功故恁地立言耶

費隱以道之體用而言則純理而不雜於氣故卽費
卽隱皆屬形而上之界而不落形以下之器矣以太
極言之則無極而太極爲隱而萬物各具一太極爲
費以性命言之則天命之性爲隱而率性之道爲費
以一貫言之則萬殊者爲費而一本者爲隱故各具

之太極與率性之道及萬殊者理無不足而不待於氣矣且費隱難容分開有隱而費自此出言費而隱在其中故才說其用之廣而便知其體之微微者昭著則為廣而廣者尋源則為微本一而已非有二也若有二則費將落於形以下矣而豈其可乎未知如何

道不遠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一言實一章之綱領而其意知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也然道不遠人之字實兼人已而言伐柯一節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則道具於人而已亦人也忠恕一節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則道具於己而人亦已也君子一節所求於子臣弟友反以自省則道實無間於己與人而人是己己是人也蓋伐柯節是即人之身而得治人之道則知道之不遠於人忠恕節是即己之身而得治人之道則知道之不遠於人君子節是即吾之身而得自治之道則知道之不遠於人也然而伐柯忠恕兩節是取則勉修之道而君子之道一節是體道成德之功其間不無淺深而一層進似一層矣未知然否

素其位三字章句釋以因見在所居之位矣而行二

字章句釋以爲其所當爲矣不願乎其外章句釋以無慕乎其外矣是則朱子以素位爲知之事而屬之於知所審擇之科以而行為行之事而屬之於持守有定之科以不願乎外爲功效之事而屬之真實自得之科也下文皆從此意思推將出來而但所引夫子射有似乎君子失鵠反求之說所以爲通結此章者章句無開示之語未知其故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此道字似指進修之道非指成德之道也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如由淺入深從粗至精之謂也然此章實承上章

而亦以起下章之意何者高遠爲一頭卑邇爲一頭而其實兩頭都是一頭此則費隱之義也卑邇必至於高遠高遠必始於卑邇不可分彼此爲兩樣事此則不遠之義也遠邇各有其位高卑各有其位不可即卑邇之位而躡驟高遠不可在高遠之位而復涉卑邇此則素位之義也至於妻子好合兄弟湛樂是卑邇而父母順矣是高遠也此則此章之義也父母順矣其在此章則固爲高遠而以下章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相對則亦係卑邇矣然這大孝達孝亦自父母順矣上推廣出來特前三章以費之小者

言之後三章以費之大者言之故卑邇高遠雖若各有所屬其實費之大者初不外於費之小者費之小者亦貫通於費之大者而其道則一而已故朱子論舜之大孝不過曰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庸行之常父母順矣之類也推之以極其至大孝達孝之類也可見卑邇通於高遠高遠包於卑邇之實而所謂道者不以卑邇而不足不以高遠而有餘矣此所謂此章爲通結上章而亦以起下章之意者也未知如何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乃申明上文鬼神之爲德者體物而不遺乃申明上文其盛矣乎者不見不聞無聲無形則可謂至隱而體物如在實陰陽合散之所爲則可謂至費矣至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便見隱之放於費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便見費之藏於隱至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則便見費之未始非隱隱之不能不費矣此章之義只是推隱而達於費收費而歸於隱而已至於極言陰陽合散則理無大小而氣有大小兩儀亦一屈伸萬物亦一屈伸而兩儀之屈伸是屈伸之大者萬物之屈伸是屈伸之小者而屈伸之大者只是陰陽合散之所爲也屈

正者集卷七
伸之小者亦是陰陽合散之所爲也兩儀萬物盡於
屈伸二字而所謂不可遺之實體初無間於大小其
盛如此此章句所以以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者也未
知如何

祭祀是偏言之鬼神而上祭所謂祖考精神是自家
精神之一語明白至到可謂發前聖之所未發也理
固當然氣亦應然所以先王設爲祭享齋戒燎灌求
諸陰陽要盡自家精神以格之而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蓋祖考雖已没子孫在此則祖考之氣
實寓於子孫之氣而接續不斷血脉不絕故感召而

來格有昭明焄蒿悽愴之情矣誠以其氣相屬故其
心相孚其神相應也豈非天下實然之理乎至其所
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則其義益嚴矣蓋氣雖
相屬而心不相孚則不可望其來格矣心之相孚惟
在極其誠敬誠敬至則便有誠敬不至則便無此爲
不誠無物之義也總而論之祖考之氣分於子孫子
孫之氣本於祖考自是本而爲其分由其分而求其
本固自一箇神氣也此亦一本之理也非比杳茫空
無之難見也未知如何

微之顯微者不見不聞也顯者體物不遺也洋洋如

在顯也而不可度思微也然則此微顯二字通結一章者耶誠之不可揜一語統言鬼神爲德之實理天有生覆之功地有成載之用只是一箇實理也屈之自然而歸伸之自然而至只是一箇實理也而昭昭不可揜者揜是誠也在鬼神則謂之實理在人則謂之實心此誠字所以爲中庸之樞紐者耶

先說舜之大孝而繼以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海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則可見此章孝爲綱領而五者爲孝之條目矣舜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尊爲天子以孝富有海內以孝宗廟享之以孝子孫保之如是

說得方合章意若謂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享保孝其親則道理倒置主客易位孝落第二義不可之甚也然而德爲聖人又是尊富享保之根基祿位名壽之張本故下文揆孝曰德大德云者猶言大孝之德也孝而不做到聖人之德則不可許以大孝而所謂尊富享保所謂祿位名壽都無說着田地矣未知然歟

哀公問政而夫子答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此便是逆推工夫也其意如云以仁修道而後以道修身以道修身而後以身取人以身

取人而後以人行政也蓋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冊者其道理規模只如是而已苟無是仁則修得道不出苟無是道則行得政不來而所謂人存之人即其以仁修道以道修身之人也所謂政舉者即其仁以爲本道以爲主之政也且下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一節言修道以仁之事也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言修身以道之事也未知如何

達之爲字共由之義也通行之意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此是親爲父子所共由通行之道也義爲君臣所共由通行之道也別爲夫

婦所共由通行之道也序爲長幼所共由通行之道也信爲朋友所共由通行之道也父子而不由親道行則無父子之道者也君臣而不由義道行則無君臣之道者也夫婦長幼朋友之於別於序於信莫不皆然故帝典命司徒之訓以此爲品孟子陳庠序之教以此爲目曾傳贊文王之德夫子告時君之言必並以此爲天叙民彝之極致便見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便知聖人人倫之至也是知亘古亘今橫天塞地而道之所共由於人而所通行於世者莫有先於五者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此是知爲察識此道

之德也仁爲體行此道之德也勇爲勉強此道之德也非知則無以開這道之塗轍非仁則無以造這道之軌則非勇則無以成這道之工夫而德無所心得則道不爲已有故從古聖賢就那裏用工夫也知雖及之必仁以守之仁雖及之必勇以強之無或私欲之誘而利害之奪也是知亘古亘今橫天塞地而德之所同得於人者莫有加於三者也然此達道達德皆出於本然之天命特其分有不同達道從人身素具而言達德從人心素有而言若所謂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達道本於達德達德本於誠誠爲達道達

德之本而一以貫之於達道達德者也然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道言者而此所謂誠似以實心而言也未知如何

經之爲言常也九經之道有常而不可易有條而不可紊以此而治國家以此而治天下更無他法矣蓋經而謂之九而其實有綱有目修身爲其一大綱尊賢親親爲其三大目敬大臣體羣臣又爲尊賢之二小目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又爲親親之四小目也綱者本也目者末也綱不舉則目不張矣本不立則末不治矣是九者之經當以修身爲首矣下

直齋集 卷七
文論修身工夫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論功效曰道
立章句以爲道立於已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
也小註陳氏以爲齊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是
一其內盛服是肅其外内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
靜而未接物時非禮不動是動而已接物時動靜交
相養也如此所以修身也其言儘深得本文之意可
謂善言修身之工夫矣且念所謂道立之道似是修
身以道之道而修身以道之道上文章句以天下之
達道爲釋以其引皇極之義揆之必以天下之達道
當之方似完備凡於章內言道者蓋皆以達道當之

則不應於此獨異也故胡氏曰道卽天下之達道立
卽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成於吾身取則也
此便是皇建其有極也皇極建而九疇叙君道立而
九經行其旨一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是道立之
效也此言最合朱子之旨其發明身修道立作民準
則之義至爲的確勝似陳氏矣大抵二家之說各備
一義不可偏廢而只是陳氏主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而立論故其說於道立有不相照應之病胡氏主道
立而立論故其說於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有不能會
通之恨信乎立言之難於無滲漏矣

修身集卷七
修身是以道而修也其道是五者之達道也上文曰
君子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即達道之工夫也
下文曰及諸身不誠不順乎親順親即達道之功效
也父子即達道之首則只言事親而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無不該焉修此五者於身乃所謂修身也各盡
其道乃所謂道立也身既修道既立而可爲衆民之
表矣

且修身乃入德之事誠身乃成德之事而修身之前
有知人知天之工夫誠身之前有明善工夫誠身小
註黃氏曰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

正心修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朱子釋誠身
必兼所存所發言之上言知天而下言明善善即天
命之性天命無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
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此說甚是大抵知人知天而
必至於真知至善之所在者謂之明善修身而必至
於真實無妄者謂之誠身其實非有二致也只有先
後生熟之分耳未知如何

誠字本義無出真實無妄四字故朱子訓誠捨此不
得訓天道之誠曰真實無妄也訓人道之誠曰欲其
真實無妄也到處必用此四字爲訓而無間於在天

直者集卷七
之實理及在人之實心也看來有天地之誠有聖人之誠有學者之誠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實理自然不假修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間者此天地之真實無妄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不待思勉從容中道仁義忠恕酬酢萬變泛應曲當無一息之間者此聖人之真實無妄也自大賢以下氣質未純乎清明道理未盡乎精微必擇善而思得真實之地必固執而勉中真實之地要其不容一息之間者此學者之欲其真實無妄也今以三達德言之不勉而中卽聖人安行之仁不思而得卽

聖人生知之知從容中道卽聖人自然之勇以其不犯手勢不勞功力而知其與天合德故謂之天道也若學者於知必勤苦而思之於仁必進詣而勉之於勇必躅蹶而遂之者以其必犯手勢另費功力而知其須人用功故謂之人道也以故其言誠者天道而先仁後知者以成德而說之者也其言誠之者人道而先知後仁者以進德次第說之者也成德者天然進於德者未能天然可見聖人實心與天地實理一而非二也學者所謂實心則於此有不相似矣大人之分似在於此矣

自誠明承上章誠者天道而言自明誠承上章誠之者人道而言自誠而明而謂之性者卽以德無不實明無不照故也自明而誠而謂之教者卽以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故也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爲所性而有者聖人事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爲由教而入者學者事也蓋觀其下諸章則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章德無不實之義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明無不照之義也此兩章聖人所性而有之事而誠則無不明者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章先明乎善之義也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章能實其善之義

也此兩章學者由教而入之事而明則可以至於誠者也誠則無不明者自然而不着力也明則可以至於誠者着力而未自然也所謂天道人道只爭自然與未自然着力與不着力而已執此求之其旨可識矣

夫以聖人當天道者蓋爲聖人惟至誠而無虛假故不息而無間斷矣惟不息而無間斷故久而常於中徵而驗於外矣惟久而常於中徵而驗於外故悠遠而無窮矣此其不息而久者道德真積力久充實於內故乃其徵而悠遠者功業發達透徹著見於外也

直者集卷七
於是其積也博厚深廣而有載物之用則知其體之配地也其發也高明光大而有覆物之用則知其體之配天也本以悠遠故如此之博厚高明而又以其博厚高明故如此之悠久也可知悠久之爲成物爲無疆而合內外而言之也蓋此章久字以上是說誠存於內明夫聖人之德徵字以下是說誠驗於外明夫聖人之功所謂博厚高明之載物覆物而與天地同用者以聖人之功而言者也所謂高明博厚之配天配地而與天地同體者以聖人之德而言者也大抵天之覆物以其高明也地之載物以其博厚也高

明以覆物博厚以載物只是悠久而無疆也聖人之功之德乃能與同其體與同其用焉原來高明博厚自是言於天地之文字而用於聖人之分上則可見聖人爲當天道也未知如何

大哉聖人之道此道字指聖人至誠而言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道體之大而誠之充滿者也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道體之細而誠之形見者也所謂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者此是尊德性工夫所以極其道體之大而凝其充滿之誠者也所謂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者此是道問學工夫所以盡

直者集 卷七
其道體之細而聚其形見之誠者也朱子有言曰道其當然之實以此而言則真實無妄固誠之名義而亦道之當然者也道而非誠則非所謂道也語道而不夾帶誠則亦非所以語道也然則道體之大道體之細都不離了誠字而言也蓋於道之大小既其無所不體則其於居之上下亦隨處而宜其於世之治亂亦順理而安而摠為真實無妄故也且以下章參攷夫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只得從周者為居下不信而止於真實無妄也王天下有三重而寡過者為居上不驕而止於真實無妄也愚見如此而第

於章句小註未見有此意思是為不敢自信豈有之而愚見不到耶

冒頭直曰仲尼此見夫子為至聖為誠為天道也其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言夫子一身兼道法本末該理氣內外而可知為至聖也其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此言夫子包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而可知其為至誠也其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言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而可知夫子之為天道也觀於其下

兩章之雙舉天下至聖與天下至誠以承小德之川
流大德之敦化者並皆夫子之德而同屬天道則其
旨甚晰矣

直菴集卷之七

直菴集卷之八

問答

上芝村先生

頃於讀庸學及通書也略拈疑晦數條與尹
友瑞膺有所往復旋又送示朴兄尚甫得其
評說茲並錄呈以求批誨

曝問大學明德不專言心不專言性故別立名義曰
明德而以所得乎天與虛靈不昧與具理應事合而
釋之曾子朱子之意豈可見矣玄石先生必兼心性
以言明德而厚齋先生又以心性情合訓明德著說

直齋書目卷八
奉稟於允菴先生而見許獨金農巖專以心解明德
而其說多爲後生所從若專以心解之而可則章句
自得天至應事抹去爲得之其名只當曰心何必曰
明德究見未到乞聞定論○瑞膺曰橫渠謂心統性
情此大學之明德也朱子章句蓋此意也虛靈不昧
是心具理應事是指性情也小註本心之說栗谷取
之本心云者兼理氣而言栗谷之意亦張朱遺例也
農巖則以靈覺之心當之云靈覺之心只是氣一邊
其於明德體段未知如何來教與鄙意幸不相悖容
俟日後面商○尚甫曰明德謂是心所有底物事則

可若專以心當之則不可此段問答二說大槩俱近
是而其間亦或有小曲折
曝問明德新民至善在大學之道爲三件大指故有
綱領之云而綱領中獨抽至善別立大文自知止至
能得歷言其功效淺深先無工夫而只說功效明新
不論而至善單舉者未知經旨何在耶若云明新條
目之或五或三可攷於下文則此至善條目當退在
其後而奚以倒置又彼則以工夫言此則以功效言
亦有未能詳者並望開曉○瑞膺曰明德新民至善
爲三綱領而至善爲綱領中標準故又別言知至善

直者集卷八
得至善之道而申言之其所謂止至善卽明德新民之止至善則明德新民何嘗不在其中耶知止與定靜安慮得皆爲功效蓋上文明新止三字已言工夫故於此而言其效矣然就其中而言之定爲知止之功效而於靜則爲靜之之工夫靜爲定之功效而於安則爲安之之工夫慮得亦然豈可曰只言效而不言工耶經言三領八條故傳之所釋亦三領八條而已至善爲明新之標準則明新之條目便是至善之條目也八目之外復何有至善之條目而至善傳之五止字雖似至善之目與八目之例體段亦自別有

何倒置之疑耶○尚甫曰讀經一章須看其上下連脉又看其前後相承連脉者如知止之承止至善知所先後之先字起下六先字後字起下七後字之類是已相應者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與首大學之道節相應物格節與知止節爲應之類是已一則繩貫珠聯一則枝對葉當其妙有不可盡者潛玩乎此則不待他求而明允所疑之旨可見矣今且就相應者言之第四節與首節以工夫應工夫第五節與二節以功效應功效各從其類苟如盛說以第二節之先無工夫而只言功效爲疑則亦將以首節之只

直齋集卷八
爲工夫而不說功效爲疑乎若其單舉至善上說而不更及乎明新者卽以所謂至善只爲明新二件之做到極處而已別無箇事若依第五節例歷言羣目項項推去則易成至善之在於明新之外故也此意益似明白更須熟體定靜安慮得明允之認做至善條目者旣似非矣瑞膺所答則因說出效承工工承效之意爲可玩味而言之過重與小註朱子五者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之說微似有礙亦恐不可謂全是也且至善之所以爲綱領者以其標準至極故也而今乃謂綱領中標準理則固然而語似微倒

矣如何如何

曝問誠意章自欺情狀以下文小人間居一節當之似無不可而先儒之論不及然則自欺情狀於何見之○瑞膺曰自欺有淺深大抵惡念之萌於心而未及著於事爲間者是自欺之深者間居爲不善是已著於事爲而特不見於衆人之耳目是自欺之淺者而以誠之工夫言之煞有精粗如間居爲不善賢者所不爲而至於一念之微而存遏之或不能以誠則雖大賢以下亦有所不能免者聖人之戒必於此申言以慎之也蓋間居爲不善不足以盡自欺情狀故

必慎夫已所獨知之地然後可謂無自欺矣未知高見以爲如何○尚甫曰語類個錄取李敬子說似以間居爲不善厭然掩着之事全當自欺說而第所謂自欺則只自欺而已姑未及於欺人若掩着者則自欺之甚而至於欺人者有精粗之分鄙讀錄中論此似頗詳悉豈或泛過耶

曝問正心章有所四病固皆指心之用而此亦經則兼體用言之傳則只就用言之者何故○瑞膺曰正心乃兼工夫功效而言故體用該焉此經文本旨然也傳之正心只言無將迎之工夫矣蓋心之未發爲

體則未發何嘗有工夫在耶已發而能去有所之病則其未發而必存鏡明水止之體者可知矣是以朱子於或問並言已發未發極論此心之體用矣傳文之意言用而體在其中矣幸更詳量之○尚甫曰兼工夫功效而言故體用該焉者可疑豈以工夫與功效分屬於體用故有是言耶終未可曉

曝問齊治推化之說先儒之論各自爲見誠莫適所從矣以治國必先齊其家爲推以如保赤子爲推以一家仁一家讓爲化以堯舜率天下以仁爲化又以絜矩二節爲化者其見如何果得傳旨否幸以高見

詳示而絜矩以下推化又將如何安排耶○瑞膺曰
大學之道有三節焉自修也自化也自推也修身以
上乃自修之道也我既自修而人之見者不能無觀
感而興起焉則是乃自化之道也因其自化而推吾
之所自修者而教化之則是乃推化之道也齊治以
下莫非因其自化而推化之也先齊其家與如保赤
子雖有推之之淺深而其為推則一也一家仁與率
天下以仁雖有化之之大小而其為化則一也所謂
絜矩者是乃以吾心度天下之心而使之均平也實
亦推化之大者先儒之言雖所言處或異而似無大

段疑難者未知如何○尚甫曰推與化之分曾見玄
石大父讀書記說得甚備今無本冊不得考見可歎
卒章云云亦恐泛然而欠喫緊只將本文熟讀潛玩
則不暇許多辭說而其旨自見矣如何如何○尚甫
又曰通論一書之旨以格致為知以誠正修為行以
齊治平為推行則可矣今只論卒章而以自修特然
揭起為節瑞膺之說恐非說經之體也且推在已而
化在人言其次第則若前章之興仁與讓是推先而
化後若此章之興孝與悌不肯而為絜矩之道者是
化先而推後兩義相須其說方備所謂自化自推恐

直者集卷八
不能際斷得明白且自修之自是爲自己之自自化
之自是爲自然之自二自字之各異其義未知如何
○曝按兩說具可通而尚甫爲較長但於所問絜矩
以下推化又當如何安排之問並無所開發者是爲
可欠矣

曝問卒章以絜矩爲首繼以好惡貨財義利爲四件
之相爲承接有未曉然且不明言其本末輕重先後
之當如何看定做去且乞推明開示使之無疑○瑞
膺曰天下之大兆民之廣欲使之均平者若不得舉
其要徒區區於事爲之末顧何能平之哉故聖人實

知夫天下雖大兆民雖廣所同者心也人君居在九
重之浚而將此所同之心度之於此則四海之內有
是心者莫不孚獲於彼矣是以平天下之道莫要於
絜矩故以絜矩爲首絜矩之道無他推吾心之所好
而度人心之所好以其所好者施之推吾心之所惡
而度人心之所惡以其所惡者勿施焉既能盡好惡
之正則民之愛戴豈不如父母哉人心之所同好莫
切於財貨而所同惡又莫切於損財故之其財貨之
好惡而人心之向背係焉若無絜矩之心而徒務財
用則財雖聚於上而民已散於下矣雖有瓊林大盈

之積何益於國哉是故以德爲本而必先慎焉則既無爭鬪劫奪之教而不至於悖入悖出之患矣第洪範八政食貨爲先財貨之於國其用大矣故章末以不本德而先利貨申言以戒之端緒雖多脉絡承接煞有明白寔宜潛玩也○尚甫曰以義爲利則未嘗不利所謂百姓足君誰與不足者可以見其然矣曝問中庸首章以性道教起頭而其實歸重於道其言性者以見道之本原也其言教者以見道之流行也蓋初雖並言三者而下文卽繼之以道也者三字然後先說戒懼者常存敬畏於不見不聞而存天理

也後說謹獨者尤致其謹於隱微幽獨而遏人欲也示夫動靜交致其功而存天理者所以立無偏倚之中也遏人欲者所以達無乖戾之和也此所謂大本達道而及夫推而極之也以吾心之正而天地之心亦正以吾氣之順而萬物之氣亦順矣然則其章內之言詳於道而略於性與教者固可見矣○瑞膺曰首章之歸重於道字云云師門講說本自如此蓋道者乃命性之流行者而教亦從其道中出來道是性教之承接處詳乎道則性教不待詳之而明矣○尚甫曰固無非道也而但教之得名則在於因道之有

過不及而修爲之以復其本來物事耳今直曰從此道中出來則理雖可通語則未盡且似脫離了修字意未知如何

曝問末節章句以天地之心釋天地以天地之氣釋萬物其分屬之意似有可講求者矣○瑞膺曰以吾之心吾之氣推極天地之心與氣此言近而指遠以明天人之一理氣也第小註天地位屬於心正萬物育屬於氣順以天地對萬物則其內外先後之別若心與氣之別故以中和分屬心正氣順而氣不順則天地固不能位心不正則萬物亦不能育矣其所分

屬者互看之亦似無妨耶

曝問上章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下章句性之德及此章君子而時中下章句有君子之德兩德字並本文所不言而言之者豈以德本人之所得乎天者而又以其爲行道而有得於心底物事而言耶○瑞膺曰來教論德字是矣

曝問三章中庸其至矣一語連上章說出以見中庸之爲天下大德至善無以復加之義而有贊歎之意民鮮能久矣一語又以喚起下章不明不行之張本也四章道之不行五章道之不明兩道字卽指中庸

道者集卷八
之道而言而不行不明即指鮮能之故而言也蓋深
歎其道之不得見能有明之行之人而遂乃追述
古人之能中庸者以詔後世序文所謂憂之深慮之
切此等處真可知其然矣○瑞膺曰來說是

曝問六章舜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此中字固
亦中庸之中也第所謂用其中云者用是發後事然
則此中字非未發之中朱子嘗有狀性形道不同之
說矣此其為形道者而非狀性處也未知如何且章
句又引權度以為證抑就舜之知一邊為之引喻耶
○瑞膺曰執兩用中之中乃執中時中之中來喻所

謂非狀性處者得矣權度云者即心之商量處也無
此商量之精則何以有大舜之用中也○曝按聖人
生而知之又聖人耳順聲入心通故酬酢萬變泛應
曲當商量二字語於大舜分上得無不着題否

曝問九章知仁勇三達德實已備見於此矣然而雖
其已知矣已仁矣已勇矣其於中庸之體段姑有未
盡故復以精熟二字貼中庸說耶且知仁勇之合論
於此章之內者是又何意耶豈以上已說出舜顏之
知仁而下又將說子路之勇故中間夾入此段以為
接脉而然耶○瑞膺曰六章言舜之知七章言莫之

知避以承上章舜之知而兼言不能守之意以起下章顏之仁八章言顏之仁守而不失九章言可均可辭承六章八章之知仁而又言可蹈以起下章仲由之勇矣均也辭也蹈也雖似乎知與仁與勇而惟其倚於一偏故不可以中庸之知仁勇許之若中庸則非義精仁熟不能及矣非義精則中庸之道何以知之非仁熟則中庸之德何以行之知行能盡則其所謂勇者自在其中矣

曝問十章中立不倚一句章句全無所釋未可知也中而言立所以明其守而不失否十一章依乎中庸此依字字義似與不倚倚字字義不侔依是據有之意乃好字眼倚是係累之意乃未好字眼不審如何○瑞膺曰中立不倚文義別無難曉者故章句無另釋正文之不釋者奚但此一句而已依者導因之意倚者偏着之意兩字大相不同倚於一偏則不能行中庸依乎中庸則能行中庸者也○曝按依乎中庸則能行中庸者也若改以依乎中庸則由中庸行者也恐似較勝未知如何○尚甫曰依乎中庸之依如論語依於仁之依所謂導因之意者恐未當

曝問十二章費隱章句分釋體用此言理之體用而

無與於氣也然理之用處不其涉於氣乎且如鳶之
戾魚之躍自是化育流行處其流行處非氣而何也
然所當觀者只在其所當然及所以然則此不復疑
耶○瑞膺曰費隱理之體用何嘗涉於氣耶然理寓
於氣所謂隱者實就氣上指其所以然者而名之况
所謂費者實就氣之發用處指其無乎不顯處而名
之也以鳶魚言之鳶魚氣也鳶之當戾魚之當躍費
也所以戾所以躍隱也初無鳶魚則當戾躍所以戾
躍于何而言之耶然則費隱二字本不涉於氣而亦
就氣上拈出言理之體用是處最難形言更詳之

曝問夫婦之所知者是何事所能者是何事章句所
引侯氏說只說聖人之所不知所不能而不及於夫
婦朱子亦止言居室之間而不明言其為某事且及
其至也之至字是極字之意是指道理精微處所謂
全體耶然則夫婦之與知能行者又以理之粗淺而
言耶抑又未知至字亦非屬於隱而却只屬於費耶
且語大莫載語小莫破章句但云無外無內其載字
破字不之另解豈謂無外故載不得無內故破不得
耶○瑞膺曰天地間萬事萬物莫非理之費處故此
言費之廣矣夫婦之所知所行是萬物中一事聖人

直齋書目卷八
之所不知不能亦萬事中一事然則夫婦之所知能者可揣矣何必指言其事耶至字章句已言之矣舉全體而言則聖人猶有所未盡者如言以萬事言之雖聖人亦不能無欠一分云矣此固費之廣處而不可屬隱字矣載破云云來說是矣

曝問上下察之一察字當屬之費造端乎夫婦之造端二字亦屬於費耶然則諸言都是言費而使知隱在其中乎否○瑞膺曰來說信然

曝問朱子於章下謂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何以見其然豈以道之無處不在而學者用工無時不致其力故歟○瑞膺曰此言道之費隱者蓋日用萬事無精粗無大小無內外此道無不在焉雖欲須臾離得乎其極言費之廣者實明道不可離之意也未知如何

曝問十三章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弟之事兄友之先施是道皆其所謂不遠於人者耶四者又謂平常之理當行之路故謂之庸德耶又按忠恕之意與大學所謂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等事一串物事否又按修己治人之術若備此章之內如何○瑞膺曰來示誠然

曝問十四章議論皆所以修身之事也十五章議論
又是齊家之事也所以叫起其下十七十八諸章之
張本耶十七十八諸章議論又似移就國與天下展
拓說去矣○瑞膺曰來示亦好

曝問不見不聞之為隱體物如在之為費朱子固已
言之矣然體物者為物之體則體非隱耶然則似是
體物非費而其不可遺者為費也未知其如何且詩
曰神之格思一節隱也夫微之顯一節費也如是者
得否且章下謂包小大何者為大何者為小之故可
得詳聞歟抑體物之鬼神是主全體說為大而祭祀

之鬼神是主發現說為小乎作恁地看未委不至大
悖否○瑞膺曰體物云云乃體於物也自體物後言
之體於物者為隱而其流行者為費自不見不聞處
言之不見不聞為隱而其為體於物者為費此如
以賦於人而言之性為體而情發為用以一原處言
之一原為體成性亦是為用矣商量之如何詩曰夫
微二段來說好了至於小大云云大而天地之運用
日月之代謝莫非鬼神事而小而運水搬柴飲食起
居亦莫非鬼神之體之者則豈不是大小之包在者
耶以章內言之來說中體物為大而祭祀為小祭祀

直齋集 卷八
中天子之祭天地諸侯之祭社稷山川爲大士庶人之祭先爲小以前後六章言之其大小之分亦若前段而此章固不包羅矣未知盛意以爲如何○尚甫曰其不可遺者正以體物故也此不得分言費隱曝問道之用處皆費而其所以然者爲隱充塞兩間事事物物夫孰不然而云胡此一章獨指而謂之兼費隱耶○瑞膺曰來教中天地間事事物物何莫不然者誠然矣此章之兼費隱者實有兼言之者故耳○尚甫曰無不是費隱第前後數章則只說費而隱自在其中惟此章以不見不聞與體物不可遺分明

現出故謂之兼爾

曝問十七章朱子於此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如上章忠恕之道是德之小者乃庸行之常也如此章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是德之大者乃推之以極其至也庸行二字始見於忠恕章則其所照應推究似當如此否○瑞膺曰來示誠然矣

曝問十八章自子曰無憂至子孫保之固與上章同意也自武王未受命至無貴賤一也亦當一例看也十九章全章議論亦上章之類爾但其言達孝之達字與大孝之大字有異豈如性之身之之不無間隔

而又如盡善盡美及盡美未盡善之容有區別者否
○瑞膺曰十八十九二章云云來教亦然矣此皆大
德必受命之意也達與大固皆極稱而大孝字獨稱
於舜則固不能無間隔之意思耶小註朱氏說可考
曝問上章及此章二處并詳說禮樂政教則首章修
道之教至此可始見其有下落否○瑞膺曰中庸始
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教自在萬事中
禮樂刑政無非教則來教云云誠有見矣

曝問二十章達道似從性中流出達德似就心上說
得未知然否下文九經又似多推行之事亦可謂修

道之教否○瑞膺曰天命之性大本也率性之道達
道也五性是大本而五倫始可謂達道其曰父子君
臣夫婦昆弟朋友五者非人倫達於古今天下之道
耶德者人之得於天而具於我之謂也知仁勇實我
之得於天而爲德者也九經之爲教云云來意好矣
曝問二十章以政起頭以學結尾而自有知一邊工
夫自有行一邊工夫自有推行一邊工夫而且以修
身爲本擴充以至於國家天下則是亦一部大學之
規模節目也如何○瑞膺曰來說似是自首章至十
九章中間極言性命道教而體用之理造化之妙無

中庸集注卷八
不備焉由修身齊家推極夫尊富享保之道故於此而特詳爲政之體開示九經之目而治國之法莫不悉具此學之極功也

曝問凡言所以行之者一也爲三處而所謂一者卽是誠也此誠字寔爲下章許多誠字張本而其中有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聖人之天道也所謂不勉而中是時中之中耶是執中之中耶且中與誠其名義似有不同而言誠處說着中者豈以夫旣真實無妄則可以未發而無偏倚之病已發而無過不及之弊故有相須之義耶○瑞膺曰不勉而中是生知聖

人不待思勉自然而得中者也時中者行止久速之際隨時而中者也執中者長短厚薄之間惟執其中者也然則不勉而中與時中執中意不相涉只是聖人之時中執中不勉而能之學者之時中執中勉而後可能之蓋誠之而後能中矣聖人則已能真實無妄故不待思勉而中矣學者之誠之者欲其真實無妄而得其中也由是言之誠者爲中之事而中者誠而後事也未知如何

曝問二十章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亦指天命本然之性此爲天道故也○瑞膺曰此性字實天命之性

蓋言聖人不待用力而自循天性之意也真堯舜性之者也夫子從心不踰矩者如何如何

曝問二十五章成己之仁成物之知與三達德之仁知同異如何時措之宜亦與時中而不異否且此成已成物亦見於下章可見人道與天道相參蓋天道人道本以聖賢而分故耶○瑞膺曰成己之仁成物之知與好問之知服膺之仁所主而言雖殊其仁知則同寧復有異時措之宜亦執中之意時措之宜蓋指時政之得中處言之矣人道與天道相參以下來示似好

曝問二十六章朱子謂天地非積累而後大因令學者不以辭害意然則今以眼前所見之形體與夫及其無窮之全體分大小看則似為無妨是其昭昭也一撮土也乃所見之形體也其日月星辰繫焉而萬物覆也載不重振不洩而萬物載也乃無窮之全體也未知如何○瑞膺曰全體之中分而言之一處之小也一處之小者合而言之亦全體之無窮矣然其所謂全體者初非積累而成者矣是謂不以辭害義者來示大抵得之矣

曝問尊德性以下竊意皆是發後工夫無未發工夫

知德性之可尊而恭敬奉持無放過顛錯以害之則此心可存矣未知如何○瑞膺曰尊德性道問學是存心致知事不驕不倍以下至於三重正說行邊存心不可專謂之未發而既言尊德則未發工夫亦在其中矣

曝問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不復見誠字矣誠字雖不復見而朱子猶以人道見屬者豈以人道莫非誠之底事而誠自在人道之中故耶○瑞膺曰然
曝問三十章小德者全體之分分如散見萬事若禮樂刑政孝弟忠信葬埋祭祀制度文章之類否○瑞

膺曰小德者理之散在萬事萬物者也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即大德之敦化發現於事物而然矣

曝問溥博如天淵泉如洲章句未有所釋有不能知矣第此稱配天而下章直曰其天至是而天與聖人合一矣未知這是天地位一般時地否○瑞膺曰天與聖人合一者來說是了此言聖人之至誠立大本知化育則其所以天地位者固可認之矣

曝問中庸且大綱說則首章從上說下來二十章從中說起去三十三章從下說上去其微旨精義必有所在而何由洞然昭晰令肯中活潑潑地○瑞膺曰

來喻從上說從中說從下說云云誠好矣
曝問至哉聖賢之訓前後一揆而中庸三十三章誠
爲宗腦通書四十章誠爲綱領歟周子著通書是推
一理二氣五行之序而備言道體之精微也第未知
通書之誠與中庸之誠同耶不同耶通書與太極圖
相表裏者朱子註說而註說謂誠正理而曰卽所謂
太極也中庸章句亦朱子文字而章句謂誠所性而
曰天道也一誠字也而訓詁各異第性卽理也天道
亦不外太極也竊念誠者渾然一理真實無妄純一
無僞之名謂之理謂之性而要不出太極屬之天屬

之聖而亦不出太極若真實無妄之云若德無不實
之云乃其文義相關又可以推而知之耶○瑞膺曰
論誠難矣說誠有兩義有以全體說者有以工夫說
者中庸大學之誠實有全體工夫之別而若中庸誠
之之誠這亦從工夫說矣至於通書首章首句之誠
卽中庸二十章誠者之誠是以朱子皆以無妄釋之
其所謂正理也太極也所性也天道也者從文辨明
下語雖異意致則同正理云者謂以理言之誠是正
理也太極云者謂以圖說言之誠是太極也所性與
天道云者謂聖人之性卽此誠之自然者而天之道

亦此誠之無妄矣以此數者觀之誠之體段庶可覩
得而其所言之同不同亦可見之矣○尚甫曰中庸
之誠通書之誠一也而通書獨言太極者以太極圖
說與通書俱爲周子所著而二書之旨實相表裏如
朱子說故也蓋誠以真實言太極以極至言二者同
實而二名苟會此意則中庸章句解誠處雖以前乎
太極圖之故而不現說是太極然其爲太極者自可
默會之矣

曝問理就太極論氣從陰陽說天地間更沒別事此
章蘊奧實在是矣誠字猝看不透須兼太極理會方

得恰好蓋聖人統體太極自然而誠真實無妄無一
毫空缺無一處偏枯源立也繼成也通復也許多件
事初非統體外物也義理自有來歷文字儘見貫通
苟能明着眼以察之則無所遁矣試觀聖以起頭易
以結辭則純粹至善四字豈非所以贊誠之爲德者
而性命之源云云又豈非所以贊易之爲大哉者耶
朱子所謂通繳兩段此當有以推測耳○瑞膺曰此
段盛說說得儘好而試觀以下尤似明透矣

曝問聖人說中字正就形器事物上頭以見天理真
面夫豈或涉氣稟事耶○瑞膺曰盛說是矣○尚甫

直齋集 卷八
曰中若謂之不離於氣也則可矣而苟或以是認做帶氣則不可矣高明說得之

曝問思曰睿睿作聖洪範之文也故周子之言思也首揭這兩句而中間安排許多階梯用以會極於無不通然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靡有遺蘊矣知聖者聖嗚呼旨哉其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本為體而用為末則誠加神上一層耶又曰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思而睿睿而聖則是又一節濶於一節耶夫無思而無不通者即耳順與從心所欲之時矣實聖人之極功無以復加矣區區吉凶之見幾可卜

其不俟終日矣而又曰知幾其神乎不但與通微意疊而抑與無不通三字似爭輕重矣未知如何○瑞膺曰極言無思無不通以贊聖人十分誠神處申結上文矣何必以意疊與輕重為疑

曝問一者太極也靜虛動直者陰陽也明通公溥者五行也朱子欲以此意論釋此章而曾聞程子表出此一字以為主一之謂敬似與朱子之旨不同○瑞膺曰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兼動靜說此無欲雖是敬之為而專是靜一邊耳此言無欲者是準圖說之無極敬則不可以無極論也○尚甫曰這無欲亦兩

直者集卷八
在於靜虛動直恐不得謂靜一邊也

曝問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兩惡字可疑性豈有惡之種子才說惡時恐已為情之界分矣○瑞膺曰性雖本善而兼氣質言則隨氣質而性亦有善惡不可謂情獨有善惡也○曝按性亦有善惡之說太丁寧可疑

曝問程子受學於周子也周子每令尋孔子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今考此章所謂見其大則心泰而無不足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云云等語可見顏子其樂不改之故矣所謂所樂何事在道而不在貧也如是尋

認如何○瑞膺曰來說儘好孔顏所樂者道也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然有至樂存焉本非樂其貧也此章所謂樂乎貧云者是設辭矣

曝問予欲無言天何言哉上面可以見聖人與天合德之所以然而其蘊之濼亦不出此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乃魯論宗旨也服周之冕乘殷之輅行夏之時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乃春秋大一統也此乃聖人之濼蘊耶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其言性與天道自子貢以下已不得聞今以濼蘊托之顏子則發聖

直者集卷八
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信乎顏子一人耳古人詩曰
三千人中七十子七十子中一顏子學顏之學樂顏
樂然後方能希孔子其不可以改評矣如何如何○
瑞膺曰予欲無言是聖人之蘊處四勿云云服冕云
云是發其蘊而教其蘊來說大體好矣第論語春秋
云云似不必如是分屬也

曝問至誠而動有幾微可見乎動而變化有痕迹可
尋乎擬之而後言者言必擬於誠而發之謂乎議之
而後動者動必議於誠而作之謂乎然則擬議乃為
做誠之事務乎○瑞膺曰來示得之

曝問天地聖人同一公共底理此與天地之生萬物
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者其旨相符耶朱子仁說有
謂公者仁之事似當與此參攷會通之矣未知如何
○瑞膺曰來說似然矣

